

L  
U  
X  
U  
N  
Z  
A

J  
I

# 而已集

鲁迅杂文集

而已集

魯迅

# 目錄

一九二七年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黃花節的雜感·····     | 一  |
| 略論中國人的臉·····    | 五  |
| 革命時代的文學·····    | 一一 |
| 寫在「勞動問題」之前····· | 二三 |
| 略談香港·····       | 二五 |
| 讀書雜談·····       | 三九 |
| 通信·····         | 五〇 |
| 答有恆先生·····      | 六〇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辭「大義」          | 六八  |
| 反「漫談」          | 七二  |
| 憂「天乳」          | 七七  |
| 革「首領」          | 八一  |
| 談「激烈」          | 八八  |
| 扣絲雜感           | 九六  |
| 「公理之所在」        | 一〇八 |
| 可惡罪            | 一一〇 |
| 「意表之外」         | 一二二 |
| 新時代的放債法        | 一二四 |
|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樂及酒之關係 | 一二七 |
| 小雜感            | 一四六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再談香港·····        | 一五三 |
| 革命文學·····        | 一六六 |
| 「塵影」題辭·····      | 一六九 |
|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····· | 一七一 |
| 盧梭和胃口·····       | 一七五 |
| 文學和出汗·····       | 一八一 |
| 文藝和革命·····       | 一八四 |
| 談所謂「大內檔案」·····   | 一八六 |
| 擬預言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九八 |
| 附錄：大衍發微·····     | 二〇三 |

一九二七年

### 黃花節的雜感

黃花節將近了，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。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，教我做起來，實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場裏「對空策」。因為，——說出來自己也慚愧，——黃花節這三個字，我自然明白牠是什麼意思的；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，不但姓名，連人數也不知道。爲尋些材料，好發議論起見，只得查辭源。書裏面有是有的，可不過是：——

『黃花岡。地名，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。清宣統三

年三月二十九日，革命黨數十人，攻襲督署，不成而死，叢葬于此。」

輕描淡寫，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，于我並不能有所裨益。

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，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。從別的地方——如北京，南京，我的故鄉——的例子推想起來，當時大概有若干人痛惜，若干人快意，若干人沒有什麼意見，若干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。接着便將被人們忘却。久受壓制的人們，被壓制時只能忍苦，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，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。

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別，當時雖然失敗，十月就是武昌起義，第二年，中華民國便出現了。于是這些失敗的戰士，當時也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先驅，悲壯劇剛要收場，又添上一個圓圓劇的結束。這

於我們是很可慶幸的，我想，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。

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，因為久在北方。不過，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却遇見過了：在學校裏，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，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，非常熱鬧。用這例子來推斷，那麼，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。

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，我在熱鬧場中，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。我想，戀愛成功的時候，一個愛人死掉了，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。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，革命家死掉了，却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，甚而至於歡欣鼓舞。惟獨革命家，無論他生或死，都能給大家以幸福。同是愛，結果却有這樣地不同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，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。

以上的所謂「革命成功」，是指暫時的事而言；其實是「革命尙

未成功」的。革命無止境，倘使世上真有什麼「止於至善」，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。不過，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，却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，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。倘若不像有，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，而賞翫，攀折這花，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。

我並非說，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，以憑弔先烈的「在天之靈」，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。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，我却覺得大家對於節日的辦法，還須改良一點。黃花節很熱鬧，熱鬧一天自然也好；熱鬧得疲勞了，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。然而第二天，元氣恢復了，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。這當然是勞苦的，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；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幸福的花果，爲着後來的人們呢。

（三月二十四日夜。）

## 略論中國人的臉

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，總不免以爲他古怪。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，就覺得他臉太白，頭髮太黃，眼珠太淡，鼻樑太高。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，但總而言之：相貌不應該如此。至于對於中國人的臉，是毫無異議；即使有好醜之別，然而都不錯的。

我們的古人，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。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，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。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；分起來，可以說有兩派罷：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；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，現在和將來的榮枯。于是天下紛紛，從此多事，許多人都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。我想，鏡子的發明，

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。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，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只是後一派了。

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。留心的結果，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；毫毛有白色的，也不好。皮上常有紅點，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，倒不如我們之黃。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，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，彷彿就要滴下來，使人看得慄慄危懼，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，也見得較為安全。總而言之：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。

後來，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，纔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。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徒生童話中的插畫，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。頭上戴着拖花翎的紅纓帽，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，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。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。獨有兩眼歪斜，張嘴露齒，却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。不過我那時想，其實並不盡然，外國

人特地要奚落我們，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。

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，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，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，下巴總要慢慢掛下，將嘴張了開來。這實在不大雅觀；彷彿精神上缺少着一樣什麼機件。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，一頭附着在上顎骨上，那一頭附着在下顎骨上的「咬筋」，力量是非常之大的。我們幼小時想喫核桃，必須放在門縫裏將牠的殼夾碎。但在成人，只要牙齒好，那咬筋一收縮，便能咬碎一個核桃。有着這麼大的力量的筋，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沈重的自己的下巴，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倒也情有可原，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面的事。

日本的長谷川如是閑是善于做諷刺文字的。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，叫作貓，狗，人；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。大意是初

見中國人，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，臉上總欠缺着一點什麼。久而久之，看慣了，便覺得這樣已經儘夠，並不缺少東西；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，多餘着一點什麼。這多餘着的東西，他就給牠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：獸性。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，是人，則加上多餘的東西，即成了下列的算式：

### 人 + 獸性 = 西洋人

他借了稱讚中國人，貶斥西洋人，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，這樣就達到了，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于中國人的臉上，是本來沒有的呢，還是現在已經消除。如果是後來消除的，那麼，是漸漸淨盡而只剩了人性的呢，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。野牛成為家牛，野豬成為豬，狼成為狗，野性是消失了，但只足使牧人喜歡，于本身並無好處。人不過是人，不再夾雜着別的東西，當然再好沒有了。倘不得

已，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，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：

入十幾路——其一：商人

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，暫且中止討論罷。我只要說近來却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，看見了兩種多餘。一到廣州，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，是電影，而且大半是「國片」，有古裝的，有時裝的。因為電影是「藝術」，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。

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，那好看不下于看戲；至少，決不至于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。在「銀幕」上，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，緩慢地動作；臉正如古人一般死，因為要顯得活，便只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。

時裝人物的臉，只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，

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。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，便是妓女喫醋，所以臉相都狡猾。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，國產影片中的人物，雖是作者以爲善人傑士者，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。可見不如此，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。

聽說，國產影片之所以多，是因爲華僑歡迎，能夠獲利，每一新片到，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：「看哪，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。」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，日夜四場，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。

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，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。可惜電影一開演，電燈一定熄滅，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。

（四月六日。）

## 革命時代的文學

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

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「革命時代的文學」算作題目。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，我總是推宕着沒有來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我想，諸君的所以來邀我，大約是因爲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，是文學家，要從我這里聽文學。其實我並不是的，並不懂什麼。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，叫我講掘煤，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。自然，因爲自己的嗜好，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，不過並無心得，能說出于諸君有用的東西來。加以這幾年，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，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，都漸漸的懷疑起來。那是開鎗打殺學生的時候

罷，文禁也嚴厲了，我想：文學文學，是最不中用的，沒有力量的人講的；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，就殺人，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，寫幾個字，就要被殺；即使幸而不被殺，但天天吶喊，叫苦，鳴不平，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，虐待，殺戮，沒有方法對付他們，這文學于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？

在自然界裏也這樣，鷹的捕雀，不聲不響的是鷹，吱吱叫喊的是雀；貓的捕鼠，不聲不響的是貓，吱吱叫喊的是老鼠；結果，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喫掉。文學家弄得好，做幾篇文章，也許能夠稱譽于當時，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，——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，大家倒傳誦着誰的輓聯做得好；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。

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，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